

之「倾心计」

美人谋

江山，美人，复仇，心计……一场乱世因她而生，
温柔的帝王，手握重兵的邪魅王爷，
翻然悔悟的前夫，到底谁才是她救赎的彼岸？

冰蓝纱◎著
BING LAUSHA
WORKS

夫妻三载，一朝被诬下堂，地为恨成魔，踏入异国宫廷步步为营，
最后却在爱与恨的彼岸中苦苦挣扎。

邪魅王爷，野心勃勃，为爱痴狂，红颜一笑始倾城，
挥师三国变乱纷起，只为她的倾心如许。

温柔帝王，柔情似水，温柔缠绵，却终敌不过他的皇图霸业，
远征千里，唯独抛下她，一腔爱意终成灰。

**最具争议的女主，似正似邪，引发千万网友热议
红袖添香2012宫廷小说倾情巨献！**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人谋 / 冰蓝纱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229-04879-2

I. ①美… II. ①冰…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1643号

美人谋

MEIREN MOU

冰蓝纱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丛书策划: 李 子

责任编辑: 郑 玲

责任校对: 郑小石

装帧设计: 八牛·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 mm × 1000 mm 1/16 印张: 39 字数: 518千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4879-2

定价: 4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妆残：郎心绝	001
第二章	心绝：抄家祸	010
第三章	毒誓：天不公	018
第四章	盗图：美人计	024
第五章	棋局：当局迷	034
第六章	立威：罚春芷	040
第七章	教导：入宫路	046
第八章	初探：君无心	050
第九章	偶遇：天骄女	058
第十章	再探：君心动	067
第十一章	宫门：人心险	075
第十二章	惊见：祈怜惜	084
第十三章	心计：美人脸	091
第十四章	擢升：赠青莲	100
第十五章	风起：心字香	112
第十六章	玉人：谣言起	120

第十七章	避祸：东林寺.....	131
第十八章	行刺：破空箭.....	138
第十九章	心许：天骄女.....	148
第二十章	宫宴：惊云舞.....	160
第二十一章	逃婚：阴谋生.....	172
第二十二章	通敌：起波澜.....	180
第二十三章	罢朝：云妃有孕.....	190
第二十四章	施计：贬云妃.....	203
第二十五章	险计：藏经阁.....	211
第二十六章	重阳：遍插茱萸少一人（上）.....	221
第二十七章	重阳：遍插茱萸少一人（下）.....	226
第二十八章	玉嫔：伤旧事（上）.....	234
第二十九章	玉嫔：伤旧事（下）.....	240
第三十章	秋狩：画风波.....	248
第三十一章	求情：施无计.....	259
第三十二章	秋狩：密林行刺（上）.....	265
第三十三章	秋狩：密林行刺（下）.....	275
第三十四章	毒发：见故人.....	284
第三十五章	抉择：两为难.....	294
第三十六章	借喻：解君惑.....	305

美人谋



第一章 妆残：郎心绝

昏暗的柴房充斥着一种刺鼻的霉味。一双枯瘦的手摸上柴门用力划下一道道深浅不一的痕迹。柴房里不见天日，这是她唯一一个用来记日子的办法。

十天了！

聂无双冷冷地想，一边加大手指的力度，也许是因为太用力了，长长的指甲顿时拗断。猩红的血冒了出来，她却眼也不眨地收回手，放在嘴里，顿时口中满是铁锈一般的血味。十指连心，但这点痛对她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比起十天前的痛彻心扉的那一幕，真的不算什么。

她静静地坐在柴房中的茅草堆上，听着外面哪怕微小的声音。十天了，除了送饭的小厮，根本没有人来这里。不知过了多久，院子里响起窸窣窸窣的脚步声，还有门口铁链落地的声音。

聂无双连忙站起身来，整了整身上早就脏乱不堪的衣服。她不想让任何人看出她饥寒窘迫的样子。她曾是聂家尊贵的嫡女千金，也是齐国最年轻最美丽的相国夫人，就算被践踏入尘土也应该保持最高贵的神态。

也许来的人是他——顾清鸿，她的夫君。聂无双失去神采的眼中燃起希望的火苗。柴房的门突然打开，刺眼的光线从外面照射进来。聂无双不由得眯起眼睛竭力想要看清楚来的人是谁。

“相国夫人，好久不见，这些天您过得怎么样？”柴房外响起一个柔媚的声音。

聂无双眨了眨眼，等看清楚来人是谁，唇边不由得含了一丝冷笑：“总有一天你也会尝到被关的滋味的！”

“大胆！”几个如狼似虎的家丁冲进柴房将她拖了出来，狠狠推倒在地上，嚣张地喝道：“沈夫人在此，你居然不跪！”

美人謀



粗糙的石子擦破了她的膝盖手腕，细嫩的皮肤很快冒出了血，疼痛像是一记巴掌，令早已饿得昏昏沉沉的聂无双顿时清醒过来。

她冷笑着站起身来，抹掉手腕上的血，看着面前满头金钗、容貌艳丽的女人，哈哈一笑：“沈夫人？什么时候相国府中有你这样一位夫人？且不说顾清鸿还没娶你，就说我现在还没被休，你想做妾却没有向我敬茶，名不正言不顺，你算哪门子的夫人？”说最后一句话时，她目光冷冷扫过推倒她的家丁，那些人纷纷尴尬地低头。

沈如眉的俏脸一变正要发作，忽然想起什么，咯咯一笑，红唇似血：“聂无双，你以为你还是那风光无限的相国夫人吗？今天我来就是奉了相国的命令，他说……”

聂无双脸上顿时煞白如雪，好半天才听到自己颤抖的声音：“他说什么？”

沈如眉只是抿着嘴对着聂无双笑，像是在欣赏她的惊慌失措，过了许久，她欣赏够了，这才冷笑着开口道：“相国大人说，聂氏三年无子，善妒恶言，犯了七出之条，即日起休离下堂！”

聂无双浑身一颤，怔忡过后随即哈哈大笑起来。沈如眉见她头发蓬乱，一张绝美的脸上神情疯狂，不由得惊得倒吸冷气后退一步：“你笑什么？”

“谁说我没有孩子？你去告诉顾清鸿，如今我肚子里怀的就是他的骨肉，如果真的要休我，你叫他来见我！我要他亲口说休妻两字！”聂无双盯着沈如眉的眼睛冷冷地说。

她的目光似有毒的针，刺得沈如眉艳丽的脸顿时煞白。

“你……你有了？”沈如眉不敢相信地指着聂无双，“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你不信可以请大夫来诊脉，我已经怀了两个月的身孕！这可是他顾清鸿的亲骨肉。”聂无双嘲弄地说道。谁也不知道此时此刻她的心却在滴血，三年恩爱夫妻，没想到却被一朝休下堂。孩子——这是她挽回他，挽回自己命运的最后筹码。

“你等着，我这就去问。”沈如眉城府果然深，震惊过后随即神色复杂地迅速离开。

一旁原本嚣张的家丁个个噤若寒蝉。本以为聂无双绝无翻身余地，没想到她竟然在这个时候有了身孕。一些家丁想起平日聂无双在相国府中的恩威并施始觉得后悔，他们真不该听了沈如眉的煽动，以为可以趁相国夫人不受宠的时候过来踩一脚，以巴结新的女主人。

他们惶惶不安，聂无双却看着三月不算晴朗的初春天色，怔怔出神。

她还记得当时认识顾清鸿也大约在这时候，三月初春，天禅寺外十里桃花林……林中的清俊男子，手捧诗书，听到脚步声回过头来，对她微微一笑。从此千金之女爱上贫寒出身的男子，毅然下嫁。她还记得当初父亲曾忧虑地说：双儿，顾清鸿笑意不达眼底，对你恐不是真心。当时自己还为了这一句话大大地生气，更是逼着他在父亲面前发誓：从此一世一双人，不可负心，不可分离。

原来，父亲的话在今天一语成谶。她轻轻地笑起来，只是两行清泪在笑中悄然滑落脸

庞。

院门口又响起脚步声，聂无双回头，当看见那张艳丽脸上挂着得意笑容的时候，心猛地一沉。

“相国大人有令，你要走出这相国府，就必须打掉腹中的孽种！”沈如眉从身后的丫鬟手上接过一碗黑漆漆的汤药，步步逼近。

“不……我不信！我不信！”聂无双睁大眼睛，摇着头不敢相信这个可怕的结果，“这是他的孩子，不，我不相信！你叫顾清鸿来见我！叫他来见我！我要他亲口对我说！”

她尖叫起来，痛苦，愤怒，委屈……再也抑制不住。

沈如眉眼中掠过厌恶，冷笑一声：“相国大人日理万机怎么可能过问这等小事？聂无双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乖乖喝下这碗药，从此滚出相国府！”

聂无双只觉得心仿佛被人一刀刀捅进抽出，血肉模糊。

从这院子到书房短短不到半个时辰，怎么可能熬好这碗热气腾腾的打胎药？如果不是沈如眉的诡计，那就只有另一个可能——这是她的温柔夫君早就算好的一步。

原来他早就知道自己怀有身孕！

原来，他早就对她恩断情绝！

“来人，把她按住，灌下去！”沈如眉不耐烦起来，喝来家丁把聂无双按住，一碗药亲自灌了下去。

聂无双拼命挣扎，苦涩的药因她的动作不停流入她的口鼻中，呛得她连连咳嗽。可是钳制住自己的手却丝毫没有放松，一碗药终于灌了进去。家丁放开手，聂无双颓然倒在地上，药的温热一时间温暖了她空洞的胃，但是她却浑身犹如置身冰天雪地之中。

“我的孩子！……”她无声念着，泪流成河。

“看清楚，这是相国大人给你的休书，好好收着，说不定哪个男人可怜你收你做个第几房的小妾。啧啧，不然多可惜了你这花容月貌。”沈如眉从怀中掏出一张休书轻轻盖在聂无双的脸上。

纸落下，聂无双木然地看去，休书上的字飘逸俊秀，一如他的人，斯文儒雅。她从来不知道，有一种毒叫做——温柔。肚子微微抽痛了一下，但更痛的却是心。

“呵呵……忘了告诉你。如今相国大人奉了圣旨在查办一件轰动京城的大案呢，听说可是与你们聂家有关。如眉虽然不懂国事，但我要是你就赶紧回家看看。”沈如眉笑得花枝乱颤，得意非常。

倾国倾城的容貌又怎么样？才情无双又能怎么样？还不照样是男人利用的踏脚石。如今聂家要倒了，她聂无双就该乖乖从相国夫人这个位置上下来，说不定自己还有机会爬上这全齐国女人最羡慕的位置。沈如眉盯着聂无双虽然脏乱但是却不掩姿色的容貌，嫉恨又

美人謀



得意地想。

聂无双只是呆呆听着，她仿佛痴了傻了，听不懂沈如眉刻毒的冷嘲热讽。

“好了，把她丢出去吧。我可不想看到她这个死样子。”沈如眉见她再也没有任何反应，兴味索然地冲家丁说道。家丁把聂无双架起，打开侧门推了出去。

身子再一次重重跌到地面上，身后的门重重锁上。不知过了多久，聂无双慢慢起身，三月的天还很冷，她抱着肩，慢慢地坐在相国府后门巷子的地上。寒气入体，药力发作，肚子里一阵阵剧烈疼痛。她把手中的休书又看了一遍，然后小心翼翼地折起放入怀中。

这个动作她做过许多次，那时初识，他曾写情诗送她。她每每收到也如这般看完，小心贴身收起。

当时没想到，有一天她会收到他亲笔写的休书！

要死了吗？她闭上眼，感受着身体热量的流逝，身下一点一点的血慢慢流出，死了也好，死了就不会再觉得痛，死了就不会记得他和她曾经发誓过，从此一生一世，永不负心，永不分离……

她笑，静静闭上眼睛……

一个月前。入夜，月色融融，庭院寂寂。

“夫人，早点休息吧，相国大人被皇上叫进宫中商议国事，恐怕又是要一整夜不回来了。”墨香嘟着嘴劝正在桌边缝缝补补的女人。

女人缝好最后一针，回过头来轻笑着道：“不会，相公说今夜一定会回来。”

淡淡的烛光照在她的脸上，任凭墨香看过了多少次她的面容，也依然被她的美给震得回不了神。眉若远山，肤如凝脂，琼鼻挺直，特别是那双总是水光潋潋的美眸犹如深潭，幽幽地摄人心魄。

她就是聂无双——聂家的掌上明珠，齐国权臣聂司徒大人的唯一嫡女。

三年前她推掉了无数媒人替达官贵人的子弟的提亲，执意嫁给还是上京赶考的穷酸书生顾清鸿。当时多少人都因她的选择而说三道四，没想到一年后，顾清鸿一鸣惊人，一举夺得了金科状元，而且深得皇上器重，短短三年就做了齐国史上最年轻的相国。

“夫人，可是有孕要早点歇息……”墨香好半天才从聂无双的美中回过神来，连忙劝道。

她还没说完，聂无双竖起手指放在唇边，柔媚的脸上露出纯真调皮的神情：“嘘，千万别说，万一相公听见了就不好玩了。”

墨香回过神来连忙点头：“奴婢知道，夫人要给相国大人惊喜呢。”她捂着嘴笑着退下。

聂无双笑着摇了摇头，手又不由自主地摸摸平坦的腹部，心中涌起一股甜蜜。

她有喜了！

如果说与顾清鸿三年恩爱夫妻还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她至今无子。她是多想给他生一个孩子。可是……她明澈的眼中掠过一丝黯然。不知是不是她多心，最近相公好像对她冷淡不少。要不是她请了几次，他一连两个月几乎夜夜都是在书房睡的。按说可能是刚做了相国事务繁多，日理万机，但是好像也不该是这样。

“嘶！”她想得出神，一不注意收拾针线的时候一枚针扎入了手指。顿时手指尖渗出豆大的血珠。

她心头一跳，看着鲜红的血有点慌乱。

见血光，大不吉！

“夫人！你怎么还没睡？”房门外忽然响起悦耳的声音。

聂无双欣喜抬头，看见顾清鸿站在门口。夜色很暗，他站在门口，窗外的月色仿佛都只倾泻在他身上，令人一眼就看清他翩翩如仙风姿。剑眉星目，鬓若刀裁，明晰的眉眼犹如墨画一般，俊美儒雅，令人一眼折服。

他就是齐国最年轻的相国也是最精彩绝艳的才子。此时他薄唇边含着一抹令人看不透的似笑非笑，静静依在门边看着房内的聂无双。

聂无双悄悄擦去手中的血珠，迎上前，含笑道：“相公，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她的手伸向他，指尖一空，他已不动声色地避开她的手，走进房间。

“皇上让我拟一份年初让寒门子弟入太学的招贤令，所以回来晚了。”顾清鸿脱下身上厚重的官服，露出里面白色单衣。背影挺秀，匀称有致，像是上好的剪影。

聂无双连忙上前，正要解开他脖颈的扣子，他已经别开身子拿了面巾开始洗脸擦手。他寒门出身，事事亲为，初成亲的时候不习惯她贴身伺候，然而天长日久，他也渐渐默许了她的亲昵，可是现在他和她仿佛又疏离了许多。

聂无双压下心中的不适，笑着打趣道：“看来皇上对你很器重，改天让我爹爹向皇上进言，可不要累坏了我们初初上任的相国大人。”

顾清鸿手中动作微微一顿，冷笑一声：“这等小事不敢劳烦岳父大人。”

聂无双本是一句戏言没想到惹来他的不快，不敢再说。但是心中却微微拧疼，最近一向温柔有加的夫君好像越来越容易生气。她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但她和他之间本来不是这样的。她忍住心中酸涩，正要告诉他自己有孕的事，却见顾清鸿早就上了床。聂无双悄悄走过去，坐在床边轻轻推了他一把。

“相公，我有事要与你说。”她咬着下唇，心中既欢喜又忐忑。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我累了。”他翻了个身面朝里，不一会儿已经沉沉睡去。

聂无双枯坐在床边，泪湿衣襟，过了许久才更衣上床。他就躺在身边，气息温热，但是聂无双已经记不清到底有多久，他未曾搂着她一同入睡。

美人謀

005



第二天清晨，她起身的时候，身边照例是空的。墨香端了水盆进来，见她眼睛红肿，不由得诧异：“夫人，您眼睛怎么了？”

“没事，昨夜没睡好。”聂无双坐在镜前，果然看见镜子中的女人容色憔悴，双目微微红肿。

“是不是相国大人听说您有喜了，所以……”墨香想要打趣说两句，但看见她脸上的黯然顿时不敢往下说。

“夫人，大人回来了！”主仆两人正说着话，忽然外面传来管家的声音。

“大人回来了？”聂无双微微诧异，“这时候怎么回来了？”说完她又失笑，早点回来不好么？

“知道了，我收拾收拾就过去。”聂无双赶紧催墨香梳头匀面，今日他这么早回来可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惊喜。这就代表她有时间与他相处，然后对他说出自己有孕的消息！聂无双面上含羞，一抹嫣红浮在脸颊边，如桃花般娇艳。

“夫人，您今天可真美！”墨香为她梳了个流云髻，再配上点点珠钗，朴素又大方。

“夫人，大人今天带回来一个女子。”屋外的管家犹豫着开口。

聂无双心一颤，手中的梳子突然掉落，“啪嚓”一声摔成两半。上好的象牙梳却这么不经摔。

墨香连忙捡起来，看着脸色煞白的聂无双喃喃安慰：“夫人，也许不是……”

“没事，我去看看。”聂无双勉强一笑，提了裙摆向外走去。

在花厅中，她果然看见“日理万机”的夫君正搂着一位面容娇艳的女子在说着什么。

“相公，这位是……”她一颗心犹如坠入冰窖，勉强笑着上前，可是眼睛早就禁不住紧紧盯着他那握着美人修长的手。

顾清鸿转头，依然笑容若晨曦，声音也一如既往温柔悦耳：“夫人，这位是沈如眉，她本是我父亲从前同僚的女儿，因罪受牵连不慎流落青楼，所以……”

“请夫人收留！如眉不想在青楼中！虽然如眉坚持卖艺不卖身，但是那地方实在是龌龊不堪。如果夫人肯收留，如眉愿意为夫人做牛做马，报答夫人收留的大恩大德。”

沈如眉哭得梨花带雨向她跪下，却依然还是紧紧靠在顾清鸿身边。而顾清鸿则温言安慰，好一对郎情妾意的璧人！不知情的倒以为她是个不能成人之美的恶妻。聂无双冷冷看着，沈如眉哭了一会儿见她一声不吭，不由得尴尬万分，越发哀哀切切。

“如眉，你先起来。来人，送沈姑娘下去歇息。”顾清鸿扶起她，沈如眉就势依在他身上，紧紧抓住他的手，一双美眸楚楚可怜地看着他。

“去吧，我一会儿过去看你。”顾清鸿笑得柔情似水，沈如眉含羞带怯地看了他一眼，这才下去。

花厅又恢复安静。聂无双看着面前俊逸的男人，仿佛不认识一样。

顾清鸿不看她的眼睛，淡淡地开口：“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下个月我就娶她过门，顾家香火总是要续的。”

他说完转身要走。

“等等。”聂无双叫住他，从头到尾，这场闹剧开始得快，结束得更快，快得令她连震惊的时间都没有。

“你还有什么事？”顾清鸿淡然转身，黑琉璃一般漂亮的眼眸中没有丝毫温度，但是他脸上依然彬彬有礼，优雅得令人心折。

“相公，你不是发过誓，从此你我恩爱到老，一世一双人……”她忽然说不下去。

誓言犹在耳，她记得。可是他，好像不记得了。

顾清鸿略略沉默了下，忽而淡笑，眉眼生动，俊美如昔柔声说道：“这哄人的话你也信？”他说完转身走了，独留她一人呆呆立着。

这哄人的话，你也信？……他无情嘲弄的话就在耳边，聂无双想笑，终于忍不住捂着脸呜咽出声。

那一夜，他三年来第一次未在她房中歇息而是去了另一个女人的房间。她哭了一整夜，望着黑漆漆的夜幕，第一次觉得长夜漫漫，杳无边际。一夜过后，相国府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知道相国大人有了新欢，顿时风向微变，所有下人看她的眼神都怪怪的，从前的尊敬通通不见。

墨香看不过去：“夫人，您怎么不跟大人说您已经怀有身孕，看那些狗眼看人低的奴才敢不敢瞧不起您！再说夫人您还是聂家的嫡女，相国大人的正妻！那个沈如眉算是什么东西，敢跟您争？”

聂无双拭去眼角的泪，摇头冷笑：“你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了，旧爱不如新欢，正妻不如宠妾，就算我怀了孩子又能怎么样，这时候也只是他兴头上泼的一盆水。再等等，我要选最好的时机告诉他这件事！”

她摸着平坦的腹部，怔怔地想，也许他不过是一时被迷惑。可是还没等来夫君的回心转意，倒等来了沈如眉的耀武扬威，栽赃陷害！

风平浪静地过了十几天，一日聂无双一早起身，正在梳洗，忽然听见外面的下人禀报：“夫人，沈姑娘求见。”

“不见！”墨香气嘟嘟地嚷道。

“让她进来吧。”聂无双为自己的额前细细贴了花钿，这才回头淡淡道。

“夫人您……”墨香不解。

聂无双看着镜子中的女人，白腻如雪的肌肤，眉不描自黛，唇不涂自朱，略略打扮就胜过无数女子。她自然知道自己有多美。当年未出阁的聂无双可是齐国京城中的第一美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太后寿宴上的一曲“惊鸿”舞，四座惊艳。她的美更胜在一种说





不清的气势中，空灵若幽兰，却又带着不可亵渎的贵气，别人根本模仿不来。而沈如眉虽美，但只是珠粉堆出来的娇艳而已，比起她来，更是连提鞋也不配。痛定思痛，即使伤心于夫君移情别恋，她也不容许自己未来的孩子因自己不受宠爱而过得艰难。

聂无双在心中冷冷一笑：“她想来你也拦不住，总会有这么一天的。”

说话间，沈如眉已经婷婷袅袅地由丫鬟扶了进来，当她看到穿戴整齐的聂无双，不由得结结实实一怔。

她是知道聂无双的美名的。在青楼中，不知道有多少女人每当谈起她都羡慕得银牙暗咬。且不说聂无双出身京城第一大族聂家，光是她的父亲聂卫城就是堂堂的三公之一——司徒大人。但她多少名门子弟不要，偏偏选了当时还是穷书生的顾清鸿。记得当年顾清鸿金榜题名，骑马游街的时候，那俊逸儒雅的面容可是生生震撼了整个京城的老老少少。谁都没见过这样年轻英俊的金科状元，直到这时所有人才对聂无双的选择感到佩服。

这才真叫做郎才女貌，天作之合！

“如眉拜见夫人。”沈如眉掩下心中的嫉妒，楚楚可怜作势要跪下去。

聂无双也不扶，等她跪下才淡笑道：“沈姑娘免礼，在府中可还适应？”

“很好，相国大人对如眉很好。”沈如眉抬头，眼中掠过一丝得意的笑。

聂无双脸色一白，浑身晃了晃。

很好！沈如眉说他对她很好。只两个字，就是挖心的痛。沈如眉起身，坐在她身边，殷勤地问东问西，聂无双看着面前晃动的精致的脸，克制着扑向她的冲动。她多想叫她滚，滚出她和顾清鸿的世界，要不是理智告诉她要忍耐，她早就失态了。

一场谈话结束，沈如眉得意扬扬地走了。聂无双看着她走了，木然的目光扫过桌上她喝过的茶杯，手一挥“哗啦”一声，上好的青州瓷窑茶盏顿时碎成千万片。

“夫人！”墨香吓了一跳。聂无双木无表情地看着她：“我累了，谁来也不许打扰。”

过了不久，忽然院子里有人喊：“沈姑娘出事了！”

“出事？”墨香疑惑地自问：“能出什么事？刚才不还好好的。”

聂无双正依在美人榻上，心忽然一沉，沈如眉才刚离开能出什么事？正思忖间，忽然房门的帘子一撩。

顾清鸿大步走了进来，俊脸上铁青：“刚才如眉是不是来过这里？”

“是。”聂无双盯着他的眼睛。

“她喝过什么？吃过什么？”顾清鸿又问，隐约有些气急败坏。

“沈姑娘喝了一杯茶，什么都没吃。”墨香连忙回答。

聂无双猛地站起身来，盯着他的眼睛怒道：“你怀疑什么？我给她下毒？”

“如眉回去后腹痛如绞，脸色发青，肯定是中毒。”顾清鸿看着她明亮的眼睛，不自

然地别开眼。

聂无双冷笑起来：“你的意思是她来我这里喝一杯茶就中了毒？”

顾清鸿漠然转头，一向带着温柔的俊脸上再无一丝柔情：“不然你让我怎么想，我承认这几日是在她房中过的，但是你也不必如此善妒。她不过是一介柔弱无依的弱女子。你怎么如此狠心！”

聂无双浑身一震。十几天了，她终于听到他亲口承认他对沈如眉的宠爱。弱女子？他是不是忘了，曾经她下嫁给他，父亲和族人都不谅解她，最后断了往来，她那个时候也是柔弱无依的弱女子！

她连连冷笑，连眼泪都笑了出来。

顾清鸿清澈的俊眸微微缩了缩，随后冷声道：“如眉喝过什么茶，茶杯在哪？让我看看。”

墨香顿时踌躇：“沈姑娘的茶杯已经被打碎了，奴婢拿出去丢了。”

“丢了？”顾清鸿挑眉，转头冷冷看着聂无双：“你是故意打碎丢了吗？”

聂无双苍白的唇边含着一丝森冷的笑，眼泪却滚滚落下：“是我摔碎的！顾清鸿，三年夫妻，你若要绝情，我也无话可说，我只问一句，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

“你忘了是我不惜下嫁，与你同甘共苦，是我当掉首饰，资助你生活，助你金榜题名！我可是你的结发妻子！你好好看着我，我哪一点对不起你？你非要娶一个青楼女子！”她说得声嘶力竭。

顾清鸿却只是沉默。半天，他回过头，一双俊眸映着她的泪颜，吐出一句话：“聂氏善妒无德，即日起关入柴房，等我查明真相，再行定夺。”

“什么？！”聂无双失声反问，“你就为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要把我关入柴房？！顾清鸿，你不是才智双全吗？你只要想一想就知道我怎么可能事前就知道沈如眉要过来？就算我要害她，也不可能在自己的房中下毒……”

她还想再挣扎辩驳，屋外拥进家丁一把抓起她向外拖去。

“不是我，不是我……清鸿，不是我害的她……”她看着他冷然不动的身影，绝望顿时涌入了四肢百骸。

泪光模糊中，她看见他的深眸中掠过一道极淡极淡的异样，似愧疚又似怜惜……黑暗袭来，她被丢入了冰冷又充满霉味的柴房。

美人謀



第二章 心绝：抄家祸

“不是我！不是我……”聂无双猛地惊醒，四周黑漆漆一片，天已经昏暗了。而她自从下午被丢出相国府已经坐在地上好几个时辰了。

“姑娘你醒醒！”一双苍老的手拍着她的脸颊。模糊的灯笼光下，一位老妇人正低头看着她。聂无双惊叫一声抱紧了自己。可是一动下身的血更加急地流出。

“可怜啊，姑娘你怎么坐在这里？还穿得这么少。”老妇人手中的灯笼一照，又不由得叫了一声：“姑娘你怎么流了那么多血？”

聂无双只觉得自己一会冷，一会热，腹中疼痛如刀搅。原来不是一场梦，自己真的是被休下堂，还被人灌了药打掉了孩子。

“老婆婆，你让我死在这里，不要管我……”泪又滚落下来，聂无双无力地推开老妇人的手，呜咽着，“你走，你走啊……”

“唉，可怜的孩子，好好一条命干吗非要说死。跟老婆子回家，我帮你看看，作孽啊！你身上什么药味？是红花啊！天啊！你这个样子分明是被人灌了药。”

老妇人不容她多说，一把拉起她。许是老妇人做惯了力气活，力气不小。聂无双挣扎不了，只能一边哭一边任由她拖回去。相国府的后巷边上就是一片普通百姓住的简陋房子。不一会儿，老妇人的家到了，短短一段距离却令聂无双耗掉了全部体力。

老妇人把她放在干燥的床上，点起蜡烛，不容分说脱掉她身上的血衣，打来热水用白酒和生姜替她擦身驱除寒气。热水温暖了她早已经冻得麻木的四肢，泪水像是无法干涸的河水默默地流着。

“姑娘啊，人生在世好死不如赖活着，看你样子也是被大户人家赶出来的，有什么冤屈得忍着。不然你死了，那坏人就得逞了。哪一天老天开眼，给了你机会报仇，你都没法子……”

老妇人念念叨叨的话像是在念经，聂无双的眼泪渐渐止住，她睁开眼睛盯着头顶上方的茅草屋顶，终于止住眼泪冷冷地想：是的，她怎么能死了呢。她还有疼爱她的父亲，他一定会帮她出头，洗清冤屈……

孩子！还有她的孩子！她要沈如眉为她的孩子陪葬！！她泪光闪闪的美眸中掠过强烈的恨意。

寒夜寂寂，相国府中书房处灯火明亮。顾清鸿立在窗前，俊逸的身影翩翩如仙。书房的门被叩响。

“进来。”他回头淡淡道。沈如眉恭谨地走了进来，福了福：“相国大人，事已经办妥。后巷外聂无双已经不见了，应该是回家了。地上留着一摊血迹……”

她顿了顿，有些畏惧地看了他一眼：“孩子应该是打掉了。”

顾清鸿微微一颤，许久才点头：“嗯，知道了。”朗朗如月的面上依然没有一丝表情。

沈如眉悄悄靠上前，媚眼如波：“相国大人，今晚到如眉处歇息吧！”

“退下吧。我累了。”顾清鸿转头，一向温和的眼眸比窗外的月色更冷，“你要记住你的身份！”

沈如眉被他的目光刺得浑身一缩，俏脸煞白如雪，连忙后退几步：“是，大人。”

她心不甘情不愿地离开。顾清鸿这才颓然坐在椅上，坚硬的椅子，背后却是她亲手绣的靠垫，每一针每一线，都细密整齐。身上的衣服，脚上的鞋袜，他亲眼看着她坐在桌边为他缝制，这种贴身的东西她从不假手于人。这时候他本不应该再想起，但是这十几天只要一安静下来，他的眼前总是晃动着她被拖走那一刹那绝望、泪水涟涟的神色。

顾清鸿叹了一口气，揉了揉眉心。不该做的都做了，该做的也做了。明日或者后天，圣旨就要颁布，聂卫城这个老匹夫就要垮台了，三部已经在一个月前秘密会审过聂卫城，可恨他在狱中坚称自己无罪，任多重的刑讯都不能逼他开口承认自己通敌。但是他提供的证据已经呈给了皇上。这一个月，他瞒着她四处走动，一切务必一击必中。

聂卫城！顾清鸿眼中掠过深深的仇恨，我也要让你尝尝抄家灭族，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滋味！眼中的恨意那么深，完全盖过了他所有的理智……

只是聂无双——他的妻……

他心中掠过一丝抽痛：是生是死，就让她去吧。

许多年以后，当顾清鸿想起当初的决定都痛悔万分。他明明可以留下她，只要告诉她一切只是她父亲的罪过，他和她还是可以恩爱到老。可惜时间不能倒回，他被仇恨蒙蔽了双眼，他不知道原来当初天禅寺外那一眼，不仅仅是她对他一见倾心，他亦是从此心中再也抹不去她的情影。

美人謀



第二天聂无双幽幽醒转，身上是干燥温暖的。她冷漠地勾了勾唇角，也许是自己命贱，一碗红花灌下去竟然不死。

“姑娘醒了？”房门被打开，老妇人端着一碗香喷喷的小米粥走了进来，“昨夜可真凶险，要不是老妇懂一点医术，你身子也不错，不然的话真怕你挺不过来。”

老妇人把小米粥放在桌边，扶她坐起，和蔼地问：“姑娘，你可有家人？”

聂无双点了点头，她聂家可是齐国有名的世族，父亲是三公之一的司徒大人，她的大哥掌管西北兵马二十万，三哥去年刚中了探花，还有……她忽然皱眉，不对！一定有什么不对！她家世那么雄厚，为什么顾清鸿敢如此肆无忌惮地休她下堂？逼她打掉孩子？！

不对！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她忽然紧紧一把抓住老妇人的手，急急地问：“老婆婆，最近京城里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话才刚出口，她就发现自己的嗓子已经沙哑不堪。她死死盯着老妇人浑浊的眼，后背惊出了一身冷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对劲？对！一个月前！一个月前自从顾清鸿把沈如眉公然接进府中，她就感觉到不对头！

可恨那时候自己伤心欲绝，又觉得无颜回娘家，所以一直闷在自己的房间里。而这一个月自己几乎是与世隔绝，京城中有什么事她根本不知道。想起平日父亲在谈话中隐约流露出的忧虑，她更是心头狂跳。不会的！聂家百年望族，怎么可能一夕之间就大难临头？

“京城中没什么大事，哦，有也是皇上的七公主今年及笄了，听说一个月后皇上就要替她选驸马了。”老妇人回答道，顺手端来小米粥喂她，“唉，同是做女人的，还是生在皇家好。你看你这么美的一个姑娘竟然遭这种罪……”

聂无双听了老妇人的话这才放下心来，但还是隐隐觉得不安。聂家没事就好，但是既然自己娘家没出什么大事，顾清鸿凭什么敢如此对待自己？她越想心头越乱，小米粥吃在嘴里也食不知味。

老妇人见她神情恍惚，以为她在伤心自己的遭遇，唠唠叨叨地说了一通，无非就是让她好好养身子。

聂无双渐渐缓过神来，看着面前素不相识的老人，心中涌起感动：“麻烦婆婆你去城东的聂家帮我送个信。”

“聂家？！”老妇人忽然失声问，“司徒大人，聂大人家？！”

聂无双心头一跳：“是，怎么了？”

老妇人看了她一眼，犹豫地问：“姑娘的家人是不是里面的什么管事？如果是我就过去送个信，如果是聂家的人就恐怕帮不了了……”

她欲言又止，聂无双心头狂跳，沙哑着声音问：“聂家到底怎了？”